

范文正公集

十二

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方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藥誦徐及裁詔為慶師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數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紆畫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幸甚

查頌論

富鄭公稱之為聖人

石徂徠比之為夔高

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歐陽公撰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聚羣士大夫各

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正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歐陽公手自記曰脩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尔脩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感二公之賢能釋

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父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列石
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
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嘗聞范
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
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
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邵氏聞見錄曰歐
陽作碑辭不可則自削去雖然勗力等語歐陽殊不
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碑
中文字令人恨之

歐陽公論小人謬沮范富論韓琦仲淹富弼等

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
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報

四十二

韓琦論

二

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弼是陛下
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
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
此等之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須
時有謾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
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好
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歐陽公論范公為衆所推韓琦與仲淹皆是國家

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思信
尤為衆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
必能濟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
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可以還朝既先須

於外庶可漸脩於缺政

歐陽公論四賢不當罷疏云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

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
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
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
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蓋去之則善人
少過難於一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
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
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
一時盡逐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意臣請詳言
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
不疑韓琦則純正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

黃寶

三

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
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
而寬之仲淹謂弼丹必攻河東請急備邊富弼料
九事力言弼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辨仲淹之黨及
爭水各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
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
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羨之不暇
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
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
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
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
為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
以黨人貶鄂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
救而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適
也

朝野蔚多士
哀然良可羞
伊人秉直節
許國有深謀
大議搖巖石
危言犯采蘋
蘇黃出京府
憔悴謀南州
引黨俄嗟尹
移書遽竄歐
變態言得罪
要避曲如鉤
郢路樂來馬
荆川還解舟
傷心穀山集
舉目大江流
遠動家公念
蘇子美深貽憂
蘇子美橫身罹禍難
當路積仇讐
衛上寧無術
尤宗非所優
吾共思正士
莫賦畔牢愁

蘇子美上文莊公書云舜欽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

卷之四

四

一顧之重不計已之能
否事之重輕
墮命捐軀無問
而不入或促其禍
貶累於其知者
多矣然史氏禪說
皆擬之以稱述其事
而警厲諭舜欽竊謂
其勇敢取氣節則有
餘至于成就大詳
趣道與權則不足矣
故舜欽自少小迫於
作官所為不敢妄必
審處己之才然而傳
會于道人雖不知自
信甚焉且久矣昨者
朝廷以閣下才謀絕
世負天下之重望倚
之以究而事閣下開
覽幕府收策志慮英
華之士以自廣蓋以
兵者重器資群材以
共舉一失其任則於
衞報之而閣下誤有
采聽將引猥瑣置於
左右委言垂意發於
顏色舜欽非不知依
閣下之重可以取先
價而自振起設臨機
事不能有所建獨耻
也有所建獨而不合
於

義不行焉亦取也况於傾挽哉及是則不惟虧損關
下之望舜欽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威德
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真愚內倚閣下之
願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存不才自求
守延州物喻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
右進退在己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隘
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貳於人不能
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除未必中閣
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曰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
授之際有所未安河者以閣下為經略則自陝而以
至於邊徼斥候皆可盡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
不接矣如郡不接則不能仰制關中事則可慮也

查領論

五

蓋關中之俗大抵強悍豪恣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
方今盡取鄉民籍之為兵得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
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
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累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
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
奈何耶况煩細迫而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
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我殺害民
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
雖稍稔怨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
者化而為寇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
制異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關
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羌不足慮於關中也近日竊

虜降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積聚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軍嚴稍振士百其勇以奔欽視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與競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返慮將佐不知此事既而少思狂豪駭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羌虜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不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為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頓而愾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六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亢耶懸料古人所難况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驅臆于內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甚幸甚竄邊寒苦乞加練護不任懇激之至

又答范資政書云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閏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徃徃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潜則不能快讐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

河且來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稍蟹之羨宛
田數頃郡中假田車院以居之親友多俸伏臘似可
給豈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閒曠得縱觀書策
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
苦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無物之道自有本
也險難萌而不之見直其悔焉以齊欽世疏且拙疏
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訛則事不敏無所施
為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身之幸也而巳今得
徒自勞困而無補於世之計也而巳今得
心安舒而身逸豫坐而觀之則身之計也而巳今得
之何樂如是攝生事也而巳今得
內無營而外無勞世之計也而巳今得
來能欲冷而少病此其
江湖之上与魚鳥麋鹿
於人間因問之教丁宜
察焉

又答去冬捧策問條日甚其
之故真之坐

右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
而粗忘墮獲之苦專人至
體力平裕且謂其窮道著書日
然自居得易艮象時行時止
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
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申非罪
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於行
蹈此機穽今既止而雖

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去僊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於胸中，因時而發。大范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明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文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之所憂念耳。閣下其察之。

又止范公書云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下。舜欽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欺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

書論

八

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為愚。唯是險姦凶穢之人，接閣下聲名出入，甚於讐寇，然駐於群議，喑鳴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問下之失，將以快意相決，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閣下之議，用閣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舜欽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羨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玉誠以康濟斯民為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踊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江用人如此，萬事何足

慮曰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舜欽自
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
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絕不之
信必謂怨惡之人扇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
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
而昏於此耶而又為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
效苟以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
已而舜欽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與眾辯矣與之合
倡實不忍為但惻然愧羞暗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
不能去懷以知古之烈士為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
又竊觀閣下所為於時亦孜孜有建白未堪為曠
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棄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

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為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
事乎愚者不可就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鑿工更
改磨勘復職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
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饑者飲之以水徒益人之念
耳舜欽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
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眾議而用之則皆厭
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於左右非
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
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
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願望而不為則
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茲纖之
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天子

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為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
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
若不建事而無所為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
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
求免含糊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
夫建事而免絕異速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
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羨乎所建之事
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
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
而易隳此古人所以珍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
蹉跌失時齎汨前志則抱恨萬世為來者所笑戮無
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又諫乞不請疏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

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
緘口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羅中
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
敢論昔晉侯問州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
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
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
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
人愚耄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
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當責其
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
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惶

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以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
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以未削欺罔既成則不唯
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拍鹿拉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蔡君謨奏乞遣范公巡邊

聞已差范仲淹宣撫陝

西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以八邊之日竊以西賊不朝
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也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
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關中一日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
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時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
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曰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

大計

又論范出招韓之右

又伏日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

仲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一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

言

資治通鑑

十一

再賜手詔督令赴關臣竊以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
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
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曰田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
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人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
必甚况在陝西民既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
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
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
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諫
各授恩命

段少連諫范仲淹不當責

臣因義激心以取獲

謹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
鬱悒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

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
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爵中外皆以為
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
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
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
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宗申幼之冤今陛下未忍廢黜
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死諫官御史敢護火閣之
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
乎不報

閻灝撰公真贊曰 英英如以神巖巖如山仁義道德蓋
於顏閔大忠皐夔元功方一石以贊中樞以尊巖廟佑
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度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

民瞻思泰山可竟茲堂

元道山贊曰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
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一重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
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未之千百年間蓋不一
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
其孫圓曦為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
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又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
以際圜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
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
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呂中論文正公為本朝人物第一云 先儒論本朝人
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

元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禁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論韓范同心云

元昊所以敢於馮陵者人皆以

為實元康之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與中國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醜在密院夏竦在帥涇州

卷頌論

十三

州范雍帥延州為相則無補君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譏本兵則不習邊防而忘曩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為帥則師無功而徒以墮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既入相之後與仲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他淹所以樂為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平之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四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既罷帥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廊延於龐籍分為四路各任經略聲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功故不免

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
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
宜開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
於輕賊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
謀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
二公歸矣

東萊先生治縣論曰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
奏所以積而為慶曆元祐之緩勢自文正范公天章
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
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
慶曆三年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
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
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

卷之六十一
養頌論

十四

以癸未行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
行減繇俊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
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或著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
執中之徒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
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
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
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
道升降之會治躰得失之機於是乎決矣

後龜山龍川志曰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
不為芻蕘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
過直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愾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朱文公言曰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家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 潘時舉

范文正經理西事者得多是收拾人才 李德用真法器會元

朱文公曰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朱文公跋范文正公 右范文正公与其兄

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營私者

六 養頌論

十五

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效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候官大夫陳君燁得公此帖刻真坐隅以自警省熹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朱文公論文正公振作士氣曰問本朝如王沂公人

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廢恥振作士氣曰如寇

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 朱子語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

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處事亦能如韓公不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又論文正公解此事云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

卷領論

去。

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遷退次序曰某為趙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沙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權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藁談所記說得更乖蓋謂呂公方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甲日曾襟詔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

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知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未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穎州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穎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來者亦歐陽永好在此宜類道筆視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後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爾人既不好看看亦不信也

青平書

又論范公之賢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之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嘉嘗謂天下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歐陽布列甚諫如何得事成故嘉向謂姓名未出而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又論夷簡無相真說曰夷簡家是个無能底

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个者甚處置為相正要引進人才為先使四夷聞之知而備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可用下而豪俊斷絕之士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口引援皆是半閑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挨与范公文正甚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那富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子

又論文正有好議論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

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弊童皆德甘樊為之不然此只是

兩字

六

正理不明相家符去遂成風心素問已前皆來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感豈是來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東有孫明復祖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東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蕪忘此般公依舊尊他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或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人奮起今日須要作和中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之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凡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或非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龐而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定會真問此風俗如何

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又論文正公氣貌如何云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冠菜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可學

又論文正公精密云富韓公志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熹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熹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卷八

十九

又論文正公在朝云因論李秦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皆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擡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迎之云云聞

又答周益公論范碑云新書云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嘗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蕙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

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而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棄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其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

見集中亦以忠宜刊去而不傳也

此家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吕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

卷之九

六

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文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旨要則其言若曰吕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大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責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托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願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

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夏一方之病非垂聽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

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跼蹙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顯跡不可掩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

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僥而受其籠絡為之駭懼
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
之失又知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
子之賢而欲陰為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
交雖至以為無有愧負幽明而不違恆又不知歐公
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
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
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
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
模与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未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
可與立而未可与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
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

有頌論

九二

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
疏非但墨荏不記而已墨荏文正公五世孫况龍川楊龜山先生志
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
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陽所
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所以
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
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
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
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
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彼之明白
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
丁寧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

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
言之但白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
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
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
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
忠宣則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
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論韓范諸公不苟同云諸公平居利稱若尚同也而
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為同上前爭事若好異也
而下殿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為異仲淹欲宥滕宗諒
杜公曰不可也非異仲淹也恐素人主之操柄也富
公欲罪晁仲約范公曰不可非異富公也恐導人主

未竟論

十三

以嗜殺也韓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
丹必攻河東請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
來君實景仁以兄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
不相下韓范素號相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沫
漉之是非是數公者其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
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又論呂范交際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際之
時乎謂申公為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喪於成
禮當官庭避灾之頃而願望清光乃拜手跪八事如
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下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
而其大者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是未可以
小人之訾也謂申公為君子耶敷有司不受臺諫

簡倡之戒百官越職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密奏
之頻奏內侍之陰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大者
因私憾而預瑤華之議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
純於君子也仲淹之以肩聯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為
詭隨之態乎方其姑蘇召還正愜公議待制之除俾
伸素蘊而處鈞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待臣噤其
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四論之嚴凜然生言
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朋黨目之仲淹於是有所鄙陽
之行是行也李鈺王質載酒往餞而欲附黨以為幸
歐陽脩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以為榮仲淹
何憚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詩程琳議黨人之誘若
谷卞君子之類此皆營救仲淹也惜夷簡之黨勝仲

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尔從坐同年進士又
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稍愜
公議日夜謀畫圖謀主知然按察之令嚴磨勘之法
密未有恹僥倖之意小人不悅再以黨論之仲淹於
是復為陝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國讒者益甚賈昌
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柔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
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
杜衍杜衍嘗為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
之打私徒相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己抗
疏力言至謂羣邪相質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未嘗不
忠于國者而大勢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為夷簡黨
目之所斥諸賢尚有左袒及仲淹再為夏竦黨論之

所賦誦賢皆為倒戈蓋夏竦用心係於夷簡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中也然嘗反覆史傳切謂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不得盡其辭責故嘗妄為之說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褒孰肯以邪曲自毀孰如必遇為別白私自尊尚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為君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堪鬼壞事韓琦亦謂

卷之七

朱有論

立

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覺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至李德裕宋崖之熙一報一復凡四十二年而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矣夫豈無藥石以殲疢之湯沐以攝治之未幾雲開日出所獲之人尋即召用所罷之官隨已復職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為之下朋比之詔及西事之興不惟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邸獄而盡去始者所行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既罷之後諸賢復召而或畀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和諸賢何憾哉

又論元昊所以巨服云

蓋自天聖中曹寶臣嘗語王

駿曰君真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捍語

之時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
雛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懷敏福
平以將自詭有克穀剛愎之態無克國老成之慮其
勇而無謀不能辦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
設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倚重堅守之師則柶鑿矣
自為搃帥端坐長安四路早政遙聽節制其誤國債
軍之累自不能掩於一方一疏由是好水之俊
任福不能嬰其鋒心川之狡劉平不能遏其勢遣使
至境范雍不欲受其誘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
當其時也。不得怡寧心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
於私第中。一。申。一。應。奉。策。集。經。略。之。幙。韓。公。不
肯袖手於大。一。一。央。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

共六。

斬之日小。一。一。胸。中。數。萬。甲。兵。略。展。布。於。代。回。國
事之頃請出。一。一。有。口。夷。簡。言。官。兵。不。知。鄉。兵。者。有
田况身為身。一。一。不知。四。路。屯。兵。之。數。者。有。王。堯。臣
王守忠監軍之命不付夏竦通。一。一。廝。囉。蕃。族。之。議。復
寢張奎鑄錢之請既。一。一。歐。陽。脩。通。漕。運。擢。商。賈。之。策
復施我常有以破元。一。一。天。而。元。昊。終。不。請。降。於。我。也。以
廊延一路觀之秋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
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權於王信以
涇原一路觀之虜寇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虜在白
豹任福克之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
元易旗幟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白築城障
以堅守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為守備相為

而制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既成則以種世後
懷環州屬羌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順未城則
以范純佑促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截然虜不敢入一
韓一范之謠屹然為天兩柱蛇豕膽喪犬羊屏息有
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庵
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恣其無他而輕許
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來奏事者四然後賜誓
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撐
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廢鴛鴦憂虞之心擇
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諄然綸紵之明揚以
和好為權宜以戢守為實務毅然縉紳之論奏募入
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博印三司用度之數蓋其
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
追遠討以強兵而來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
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為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
足每觀夏竦范維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
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
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
又豈無所自耶

三才

卷八

七上

劉漫塘外一坐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

第一詩餘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恆跋前而疋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戶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己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齟於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其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綬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卷之六

論評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遇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於資蔭為慙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

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
克夫家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今優劣建言於
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
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
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
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
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
才曰克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
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
聖中波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
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
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如
明三

論詩

二。

一古字亦自沮人為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
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
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
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
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
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
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
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摠
管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
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傳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

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也。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覲惇相位復行免侵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擇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而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

論評

三。

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熙純張舜民以公議正

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
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
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侁

臣侁曰元符末命欽聖之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
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
不得相徽宗于初政以治亂之所由也夫忠臣進
則朝廷尊羣陰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
過不吝以彰信此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
遂狩而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王侁

臣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

論

四

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
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
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臣於純仁
見之矣

跋文正公道服精

文與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左右令
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
平雲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
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
闡葺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燾之不

村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顯兵柄所有書命謹
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敕行下又言
臣聞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野當罪則姦邪
止陛下一日逐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
范純仁為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素之進則未有所當
此臣所以當力為陛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
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一進安素則諫官御
史交車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
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三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難
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
如卧虎邊頭耕桑長日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
邦正要渠妙年出補公兄慶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
旂旗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
用折箠答羌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

成可發一咲

黃魯直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咲真成夢狂歌或似詩
照灘禽郭索燒野得伊尼早晚來同醉僧恣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黃魯直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渚
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黃魯直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
未應白髮如霜草，不見丹砂似箭頭。
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漢家宗廟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廣德司理詩

孫莘老

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
有事爭論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
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游百花洲盤礴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感零

落歸山丘為韻賦十詩

黃魯直

其一

憶昔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平生但著鞭勿笑西州民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其四

其五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六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其七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其八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九

委徑問謠俗高丘省佃作昔游非苟然今花幾開落

其十

在昔寶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十一

去洲渚在春回花草班清談值洲對按興如江山
其十

落日銜城壁祠東更一游愁來惜酒少安得董糟丘
次韻其一
夏均倪父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夔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嘖嘖雀噪塵惜惜蛛網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凜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遺直心嚴願無事人見不嫵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菽復樸菽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搖南山無老木
其五

有酒當自酌有室莫共處古本一丘貉何能坐飛語
其六

夢回四賢篇長風吹人醒嗟哉不我見淚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溫御史解令君膽落
其八

寶元乃多故公時恣我機胸中百萬兵要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班班公議要難沒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滔滔誰與游向來素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范樓

中華大夫致仕揚州

取希文此屈盤天衢一二遂高搏古人直許到
矣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宗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
天寒何但東坡為流涕遺篇賦讀亦沈淵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
近於李彛臣家得公墓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
以傳永久泰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
都騎尉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詐阮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
問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齋陳祐
按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

長山書事

三

立石

謁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岩堯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辰夕
蕭蕭鬢荆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
維宋慶曆間多士麟鳳集孰為天下憂一疏丹心白
中朝元有人西夏諒難國力言師出凶深慮手滑失
炳幾先見明韓富有慚德柰何時相陋欲碎和氏璧
向非仁廟知千載五應碧至今忠義氣高眩萬仞壁
所以行業隆要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為富貴役
視公平昔懷霄壤邈相隔但能一善蕪亦足百歲塞
遺容揭日星未覺關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去迤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

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張養浩

偕龐提領禱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吳潛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招弄更精神當時老上龍庭
種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夢我青想見當年念母情願我速游營底

事擡頭重感老先生

長山青陽縣東二十里文正范仲淹幼鞠于朱氏讀書其地紹

定二年縣令丁本立同朝請大夫丁蘇記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纂註

范慵饒州書記歸逐池之青陽謁長山朱文翰

留謝歸之越三月公生端拱己丑歲也說名登

第於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

四詩類

四

長史亦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便迎母家

書界池州朱熹之范太師戶置田青陽活朱氏

孤遺獨墓碑為忠宣公諱耳

七子母聖善凱風吹棘薪煎贖書世子文姜絕不親

詩亡春秋作寧以諱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

吾身所由出同出先吾身循此而孝弟道與堯舜均

異姓幸居三友表上君臣事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

從人良有由夫命志莫伸可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

覃恩復歸宗善乎虞天泗水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

敬借魯衛書重為范氏陳

澤州路安縣縣太平縣國觀文正公讀

書堂東... 祠致祭祝詞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亥朔越十有六日丙寅後學東原申屠嗣巡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詣太平興國觀

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盤蔬敬祭而昭告曰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有致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車捍海濤而築巨堰恤宗族而為義莊嗣也昔嘗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公之像于安鄉蓋非羨公之台寒微而至通顯乃慕慕公之秉方正而備賢良也尚饗

興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馬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兼勸農事呂

四詩頌

五

素友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縣尉楊宏照略案續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教授致仕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巖儒生李恒周泰劉浚劉南呂青陽賓常德寺處推茶提舉司司吏魯思明

祝辭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東原申屠嗣謹以潔牲清酌奠楮淨香敬祭于

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
公昔嘗寵知於耀嗣今亦忝知于耀嗣也馳勉焉惟
前賢之是希庶幾乎道後人之所誦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程樹鑾仲義
陝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

程好問

讀祝儒生沐梁志丁鼎

朝廷優崇

古者一代帝王之興必尊禮昔賢以獎勸風俗文正公之勲德其在宋時固宜優禮至于皇元歲命郡守致祭省部諸司每有優恤范氏子孫之文於此見

大朝之盛治所以培植風俗教化之意遠矣然則仕于是邦者盍亦體

朝廷之意而加之優禮蓋所以為風俗教化之指範而豈私於范氏

置功德寺

中書門下牒蘇州白雲寺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仲淹劄子奏蘇州天平山有白雲泉南有寺寺中有

三五六

優崇

一

刺史白居易詠白雲泉詩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實在其側常令此寺照管准先降條貫應寺院及五十年已上至軋元節並得賜額上件古寺屋宇已應得條貫伏望特賜一名額取進止牒奉勅宜賜白雲寺為額牒至准勅故牒慶曆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賈

刑部尚書平章事晏

工部尚書平章事章

觀察推官夏有章惟節度推官汪仲權節度掌書記蔡抗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朱壽隆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軍州事呂溱原武鄭方平篆臨安錢德範書山門

住持僧擇梧立皇祐六年夏四月初一日當寺講僧
遇朔

建置祠堂

浙西提舉司申照會說友蒙恩守吳懼無補報竊見
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載在
國史實為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沒之後近二百年凡
公過化之地無不尸而祝之獨本府未有專祠附庸
學宮而已其於崇祀勵賢見謂缺典郡雖窘乏而事
關風化曷敢弗力乃卜范氏義莊之東義宅隙土鳩
工度材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土拘收
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其祠密邇學道書院春秋二
祀太守率其屬親蒞及遇月朔則山長率諸生徑拜
焉先擇公之後賢者一人為掌祠若郡計稍舒別圖
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書院已指九月十一日立木
候成舍采奉安外所合具申朝省照會仍乞劄下本
府照應伏候指揮

省劄

照得知平江府潛提舉申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
獨未有專祠今卜范氏義莊義宅之東隙土為屋六
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畝拘收租米充春秋二
祀之費已消日立木候成奉安外申乞劄下本府照
應合議行下

右劄付平江府照應仍具所撥田畝數目尚書省
准此

咸淳十年九月 日

與免科糶

提領浙西和糶所據吳縣申具致范令公義莊田八百九十七畝每畝勸米三斗計米二百九十二石一斗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糶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吳縣勸糶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糶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吳縣勸糶官

提領浙西和糶所據長洲縣申具范令公義莊田二千二百七十一畝三角每畝勸米三斗計米六百八十一石五斗二升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迺風化

三〇五七

天集卷

三〇

之所關與免科糶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長洲縣勸糶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糶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長洲縣勸糶官

祠設教諭

省府范文正公祠

照會本祠見關訓導小學教諭一員今帖請李前職夢文充本祠教諭請

照應日下供職具遵稟狀申

至元十三年閏月 日帖

帖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

提督范祠表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副教授兼學道書院山
長提督范祠石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范士貴狀告年壯無疾係先
賢范文正公嫡孫見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
莊義學勾當即目在太平山住坐先世文正公捨
宅為路學作養人材置買義莊田養贍宗族及勸
義學以教子孫有墳山梯已田地並隸本路屬縣
亡宋時及歸附後俱蒙軫念先賢後代本處官司
會驗舊例除納稅石外一切差役科折並行蠲免
後因吳縣及長洲縣司吏朦朧科折糯苗士貴狀
告本縣次經本路俱蒙受理行下合屬改正止納

卷一

集

四〇

一色造糶又於至元十七年六月內有各鄉里正
人等欲將義莊與民田一例科助役米遂經本道
宣慰司并按察司陳告蒙追索本路文卷檢照得
范文正公置買上項田土初非私已正欲永遠養
贍宗族子孫義所難及自前至今既不曾設著科
役難同民田一例施行牒本路行下合屬除免間
再具狀經行中書省陳告蒙受理行下本路照勘
是實依上蠲免毋得科率違錯總府除已遍榜合
屬外又於二十年三月內經省府陳告給蠲免文
據奉省府鈞旨送浙西道宣慰司照勘依例施行
毋得違錯奉此蒙宣慰司照勘是實劄付本路行
下合屬依例施行除免一應科役就便出給文憑

付士貴收執照驗外近欽奉

聖旨節該在籍秀才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地稅其餘一切雜泛差役並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加存恤仍禁約使臣人等毋得於廟學安下非理搔擾欽此凡是儒人既例蒙存恤蠲免况本家裔忝先賢世居吳郡先文正置立義莊義學以教養宗族凡克婚喪葬咸有所助迄今三百年流傳不朽人皆慕之本處官司尚以義關風化每歲舉行祀典實與其他儒戶不同但士貴雖已經行省陳告行下合屬蠲免止是本路備舉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切慮歲月深遠官吏更易仍不准行雷例科率搔擾告乞出給公憑事得此省府除已行下平江路

便案

五

依例除免本戶雜泛差役外合行出給者

右付范士貴收執准此

為范士貴告科擾事

至元二十七年 月 日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近據平江路申准本路提管董嘉議關伏見先賢范文正公世家吳郡勲德事業著在青史以地建學撥田養士實其勦始吳士德之其三世祖父墳墓俱在本路管下皆封太師國公曾賜忠烈廟額每歲本路致祭甚虔置立義莊義學至今三百餘年規模如故若加檢表實為砥礪風俗之本移准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牒如准所言允當申乞照詳得此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回咨送據禮部呈照得
元三十一年四月准集賢院關備國子監呈范士
賢狀告先賢范文正公六世孫提管本族義莊義
學養贍宗族垂三百年世守弗墜歸附以來蒙官
司軫念先賢之後除納稅石外依例與免差役後
因司縣官吏更替不常其間不無動搖雖蒙江浙
行省行下合屬欽依

聖旨事意蠲免一切差役及出給公據付士責收執
有長洲縣司吏仍復以和買為由攪擾不安終未
有都省存恤明文司縣得以玩視告乞優加存恤
施行本監參詳范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實為當時
之名相置買田宅養贍宗族足為後世之良規三

復

六

百年來子孫猶在若加存恤實為

聖元仁政伏乞照依先降

聖旨除商稅地稅其餘一切雜泛禁止相應得此本

院議得范文正公古之名相置買義田子孫世守

不墜如准國子監所擬實為相應准此本部議得

范文正公前代名臣置田贍族垂教後世不為無

補如准集賢院所擬移咨行省照勘如委係范文

正公親族欽依

聖旨除免雜泛相應具呈都省照詳去訖今奉前因

本部議得宋相范文正公致君澤民之術具載方

冊所設義莊義學資給宗人教育後裔至今規模

不墜其於世教不為無補宜咨行省禁治諸人無

再行修整若不呈乞出給榜文付祠堂張掛省諭諸人毋得似前沮壞誠恐日漸毀壞前代名賢遺跡不便據此合行具呈

右泰州西溪書院禁約

據前真州儒學學錄朱景新狀呈切見泰州西溪范文正公書院昔因通泰兩州之地東臨大海每遇風濤大作直抵城下人被其苦亡宋天聖間公監西溪鹽倉之日遂築捍海堰橫截潮水自從鹽農俱受其賜為此立祠於西溪歲時致祭積有年矣自歸附後廟貌頽圯迨今未整若不重為脩理恐局上司美意今欲興工慮有等不知禮法之人攬擾沮壞未便乞出榜禁約施行得此使州合行

優崇

監倉知興化縣監替人夫翔築捍海堰於西溪之東計長一百四十六里今六丈六尺其高一丈其闊二丈為則用磚包砌截海水於外護良田於內自後海陵興化鹽城等縣田土皆得種蒔不特百姓有糧及諸鹽場亦賴以培養剪燒氣力者今三百余年矣亡宋年時鄉人告於官而立文正公祠堂於西溪以報范公之德已經年深至歸附後毀廢祠堂大德四年間前任海陵縣丞白將仕等收買屋料興復起蓋祠堂重新裝塑賢像彼時蒙海陵縣曾出榜文禁約諸人毋得濫壞祠堂一節今為年深前榜不在一等不畏公法之人在祠堂毀壞牆壁蹙澁糞草地上掘取泥土多端後損即日

再行修整若不呈乞出給榜文付祠堂張掛省諭
諸人毋得似前沮壞誠恐日漸毀壞前代名賢遺
跡不便據此合行具呈

右秦州西溪書院禁約

據前真州儒學學錄朱景新狀呈切見秦州西溪范
文正公書院昔因通泰兩州之地東臨大海每遇
風濤大作直抵城下人被其苦亡宋天聖間公監
西溪鹽倉之日遂築捍海堰橫截潮水自從鹽農
俱受其賜為此立祠於西溪歲時致祭積有年矣
自歸附後廟貌頽圯迄今未整若不重為脩理恐
局上司美意今欲興工慮有一等不知禮法之人
攬擾沮壞未便乞出榜禁約施行得此使州合行

一 長

八

出榜如有違犯之人仰指名一官取問是實痛行
斷罪所有榜文須至以給者

大德五年二月

右秦州榜文

中書省往河南省咨言 秦州涇陵縣西溪鎮前宋范
文正公仲淹所建書院 在焉當其還朝民為立祠以
彰其德經二百餘年至 元歸附學遂廢弛大德間姜
國英以已財重建祠宇 乞令本儒主領相應中書送
禮部議院經本道廉訪 司体察舊有祠堂委係前賢
合該書院宜從所請

延祐二年

月

日

